

卷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

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邕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 史氏子

許漢陽

許漢陽，本汝南人也。貞元中，舟行於洪饒間。日暮，江波急，尋小浦路入。不覺行三四里，到一湖中，雖廣而水才三二尺。又北行一里許，見湖岸竹樹森茂，乃投以泊舟。漸近，見亭宇甚盛，有二青衣雙鬟方鵝，素面如玉，迎舟而笑。漢陽訝之，而調以游詞，又大笑，復走入宅。漢陽束帶，上岸投謁。未行三數步，青衣延入宅內廳，揖坐。云：「女郎易服次。」須臾，青衣命漢陽入中門。見滿庭皆大池，池中荷芰芬芳，四岸斐如碧玉。作兩道虹橋，以通南北。北有大閣。上階，見白金書曰「夜明宮」。四面奇花果木，森聳連云。青衣引上閣一層，又有青衣六七人，見者列拜。又引第二層，方見女郎六七人。目未嘗睹，皆拜問所來。漢陽具述不意至此。女郎揖坐訖，青衣具飲食，所用皆非人間見者。食訖命酒。其中有奇樹高數丈，枝幹如梧，葉似芭蕉，有紅花滿樹未吐。盎如杯，正對飲所。一女郎執酒，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，置飲前欄杆上。叫一聲，而樹上花一時開，芳香襲人。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，婉麗之姿，掣曳之服，各稱其質。諸樂弦管盡備。其人再拜。女郎舉酒，眾樂俱作，蕭蕭冷冷，窅（陳校本「窅」作「杳」）如神仙。才一巡，已夕，月色復明。女郎所論，皆非人間事，漢陽所不測。時因漢陽以人事辯之，則女郎一無所酬答。歡飲至二更，筵宴已畢，其樹花片片落池中，人亦落，便失所在。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，漢陽覽之，乃《江海（陳校本「海」作「女」）賦》。女郎令漢陽讀之，遂為讀一遍。女郎又請自讀一遍，命青衣收之。一女郎謂諸女郎，兼語漢陽曰：「有感懷一章，欲請誦之。」女郎及漢陽曰：「善。」及吟曰：「海門連洞庭，每去三千里。十載一歸來，辛苦瀟湘水。」女郎命青衣取諸卷，兼筆硯，請漢陽與錄之。漢陽展卷，皆金花之素，上以銀字札之，卷大如拱門。已半卷書過矣，觀其筆，乃白玉為管，研乃碧玉，以玻璃為匣，研中皆研銀水。寫畢，令以漢陽之名押之。展向前，見數首，皆有人名押署。有名仲方者，有名巫者，有名朝陽者，而不見姓。女郎遂收索卷。漢陽曰：「有一篇欲奉和，擬繼此可乎？」女郎曰：「不可。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，不欲雜爾。」漢陽曰：「適以弊名押署，復可乎？」曰：「事別，非君子所論。」四更已來，命悉收拾。揮霍次，一青衣曰：「郎可歸舟矣。」漢陽乃起。諸女郎曰：「忻此旅泊接奉，不得鄭重耳。」恨恨而別。歸舟忽大風，雲色陡暗，寸步黯黑。至平明，觀夜來飲所，乃空林樹而已。漢陽解纜，行至昨晚櫺口江岸人家，見十數人，似有非常。因泊舟而訊。人曰：「江口溺殺四人，至二更後，卻撈出。三人已卒，其一人，雖似死而未甚。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，久之能言曰：「昨夜水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，宵宴於此，取我輩四人作酒。掾客少，不多飲，所以我卻得來。」」漢陽異之，乃問曰：「客者謂誰。」曰：「一措大耳，不記姓名。」又云，青衣言，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，不可得，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。又問今在何處，已發舟也。漢陽乃念昨宵之事，及感懷之什，皆可驗也。漢陽默然而歸舟，覺腹中不安，乃吐出鮮血數升，知悉以人血為酒爾。三日方平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劉禹錫

唐連州刺史劉禹錫，貞元中，寓居榮澤。首夏獨坐林亭，忽然間大雨，天地昏黑，久方開霽。獨亭中杏樹，雲氣不散。禹錫就視樹下，有一物形如龜鱉，腥穢頗甚，大五斗釜。禹錫因以瓦礫投之，其物即緩緩登階，止於簷柱。禹錫乃退立於床下，支策以觀之。其物仰視柱杪，款以前趾，扶去半柱。因大震一聲，屋瓦飛紛亂下，亭內東壁，上下罅裂丈許。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，禹錫時於裂處，分明遙見。雷既收聲，其物亦失，而東壁之裂，亦已自吻合矣。禹錫亟視之，苜蓿如故，壁曾無動處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周邕

貞元中，有處士周邕，文學豪俊之士也。因彝人賣奴，年十四五。視其貌甚慧黠。言善入水，如履平地。令其沉潛，雖經日移時。終無所苦。雲，蜀之谿壑潭洞，無不屆也。邕因買之，易其名曰「水精」。異其能也。邕自蜀乘舟下峽，抵江陵，經瞿塘灩澦，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。水精入，移時而出，多探金銀器物。邕喜甚。每艤船於江潭，皆令水精沉之，復有所得。沿流抵江都，經牛渚磯，古雲最深處，是溫嶠蕪犀照水怪之濱。又使沒入。移時復得寶玉。雲，甚有水怪，莫能名狀，皆怒目戟手，身僅免禍。因茲邕亦至富贍。後數年，邕有友人王澤，牧相州，邕適河北而訪之。澤甚喜，與之遊宴，日不能暇。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。天然磐石，而斲成八角焉，闊可三丈餘。且暮煙雲翳鬱，漫衍百餘步。晦夜，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，鑿物若畫。古老相傳云，有金龍潛其底，或亢陽禱之，亦甚有應。澤曰：「此井應有至寶，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。」邕笑曰：「甚易。」遂命水精曰：「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，看有何怪異。澤亦當有所賞也。」水精已久不入水，忻然脫衣沉之。良久而出，語邕曰：「有一黃龍極大，鱗如金色，抱數顆明珠熟寐。水精欲劫之，但手無刃。憚其龍忽覺，是以不敢觸。若得一利劍，如龍覺，當斬之無憚也。」邕與澤大喜。澤曰：「吾有劍，非常之寶也。汝可持往而劫之。」水精飲酒伏劍而入。移時，四面觀者如堵。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。續有金龍（「龍」原作「手」。據陳校本改。）亦長數百尺，爪甲鋒穎，自空拿攫水精。卻入井去。左右懾栗，不敢近睹。但邕悲其水精，澤恨失其寶劍，逡巡。有一老人，身衣褐裘，貌甚古樸。而謁澤曰：「某土地之神，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？此穴金龍，是上玄使者。宰其瑰璧，澤潤一方。豈有信一微物，欲因睡而劫之？龍忽震怒，作用神化，搖天關，擺地軸，搥山嶽而碎丘陵，百里為江湖，萬人為魚鱉。君之骨肉焉可保？昔者鍾離不愛其寶，孟嘗自返其珠，子不之效，乃肆其貪婪之心。縱使猾韜之徒，取寶無憚，今已啖其驅而鍛其珠矣。」澤赧恨，無詞而對。又曰：「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，無使甚怒耳。」老人倏去。澤遂具牲牢奠之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資州龍

韋皋鎮蜀末年，資州獻一龍，身長丈餘，鱗甲悉具。皋以木匣貯之，蟠屈於內。時屬元日，置於大慈寺殿上，百姓皆傳，縱觀二三日，為香煙薰死。國史闕書。是何祥也？（出《紀聞》。）

韋思恭

元和六年，京兆韋思恭與董生、王生三人結友，於嵩山嶽寺肄業。寺東北百餘步，有取水盆在岩下。圍丈餘，而深可容十斛。旋取旋增，終無耗。一寺所汲也。三人者自春居此，至七月中，三人乘暇欲取水。路臻於石盆。見一尺長數寸，黑若純漆，而有白花，似錦，蜿蜒盆中。三子見而駭，視之良久。王與董議曰：「彼可取而食之。」韋曰：「不可。昔蜀岐之術，為父之後，嘗曰：「

劍，尚皆為龍，安知此名山大鎮，豈非龍潛其身耶。況此蛇鱗甲，尤異於常者。是可戒也。」二子不納所言，乃投石而扣蛇且死，縻而歸烹之。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。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。二子之盆所，又欲擊。韋生諫而不允。二子方舉石欲投，蛇騰空而去。及三子歸院，烹蛇未熟。忽聞山中有聲，殷然地動。覘之，則此山間風雲暴起，飛沙走石。不瞬息至寺，天地晦暝，對面相失。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：「莫錯擊。」須臾，兩火中半下，書生之宇，並焚蕩且盡。王與董，皆不知所在，韋子於寺廊下無事。故神化之理，亦甚昭然。不能全為善，但吐少善言，則蛟龍之禍不及矣。而況於常行善道哉！其二子屍，迨兩日，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。斯乃韋自說。至於好殺者，足以為戒矣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盧元裕

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，嘗以中元設幡幢像，置盂蘭於其間。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。元裕視，見一小龍才寸許，逸狀奇姿，婉然可愛。於是水沃之，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。元裕大恐。有白雲自盆中而起，其龍亦逐雲而去。元裕即翰之父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盧翰

唐安太守盧元裕子翰言，太守少時，嘗結友讀書終南山。日晚溪行，崖中得一圓石，瑩白如鑿。方執玩忽次，墮地而折。中有白魚約長寸餘，隨石宛轉落澗中。漸盈尺，俄長丈餘，鼓鬣掉尾。雲雷暴興，風雨大至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李修

唐浙西觀察使李修，元和七年，為絳郡守。是歲，其屬縣龍門有龍見。時觀者千數。郡以狀聞於太府。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為河中節度使，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，嘗為文以贊其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韋宥

唐元和，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，忽忽不樂，江波修永，舟船燠熱。一日晚涼，乃跨馬登岸，依舟而行。忽淺沙亂流，蘆葦青翠，因縱轡飲馬。而蘆枝有拂鞍者。宥因閒援熟視，忽見新絲箏弦，周纏蘆心。宥即收蘆伸弦，其長倍尋。試縱之，應乎復結。宥奇駭，因置於懷。行次江館，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。宥故駙馬也，家有妓。即付箏妓曰：「我於蘆心得之，頗甚新緊。然沙洲江徼，是物何自而來？吾甚異之。試施於器，以聽其音。」妓將安之，更無少異，唯短三二寸耳。方饌，妓即置之，隨置復結。食罷視之，則已蜿蜒搖動。妓驚告眾，競來觀之，而雙眸瞭然矣。宥駭曰：「得非龍乎？」命衣冠，焚香致敬。盛諸盂水之內，投之於江。才及中流，風浪皆作，蒸雲走雷，咫尺昏晦。俄有白龍百尺，拿攫昇天。眾咸觀之，良久乃滅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尺木

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，名尺木。龍無尺木，不能昇天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龍頭上有一種東西，樣子像博山形狀，叫尺木。龍沒有尺木，就不能昇天。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，唐無和中，曾與道流游華山。時暑甚，憩一小溪。忽有一葉大如掌，紅殷可愛，隨流而下。史獨接得，置於懷中。坐食頃，覺懷中冷重。潛起觀之，其上鱗慄慄而起。史警懼，棄林中。遂白眾人：「此必龍也，可速去！」須臾，林中白煙生，彌布一谷。史下山未半，風雨大至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